

去俗變雅——早期粵語《路加福音》五個版本詞彙的變化研究

劉懿莊

香港浸會大學

提要

本文以粵語《路加福音》五個版本來研究早期粵語聖經語體的演變。首章先概括研究現況，講出粵語聖經中有語體轉移的現象。次章會探討雅俗文體在版本的體現。三章以詞綴消失、變調小稱消失來分析詞彙如何去俗變雅。四章會解釋這個語體演變的原因。

關鍵詞

粵語聖經，語體轉移，詞彙變化，《路加福音》翻譯，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

1. 緒論

1.1. 背景

自乾隆治國開始，清政府一直實行閉關政策，拒絕外國人來華傳教（戴逸 1992）。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 1807 年進入澳門秘密學習中文，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來華九個月後，他已經可以用官話和廣州話與華人溝通，並開始翻譯聖經，編纂幾本中英辭典（片岡新、李燕萍 2006）。直至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英國和清朝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各國的基督教差會開始派傳教士來港宣教（片岡新 2021a）。香港作為當時英國的殖民地，傳教士可以自由在港進行及統籌傳教工作。他們開始翻譯聖經，並以淺易文字翻譯（梁慧敏 2011）。丕思業（Charles Finney Preston, 1863: 1）在《耶穌言行撮要》解釋原因：

自來書無俗話，俗話之作未免貽笑方家，今將其書句斟字酌原原本本譯以粵東省城土音，在中材之士固不藉是揣摩，而婦孺學識無多，倘取精深之奧義出以淺近之俚言，讀之則童蒙受益也，聆之則老嫗能解也。

丕思業知道俗話不是正式的語體，¹ 但仍然堅持採用粵語來翻譯聖經。因為他們傳教的對象是草根階層的人民，需考慮原居民的知識水平和文化，所以必須使用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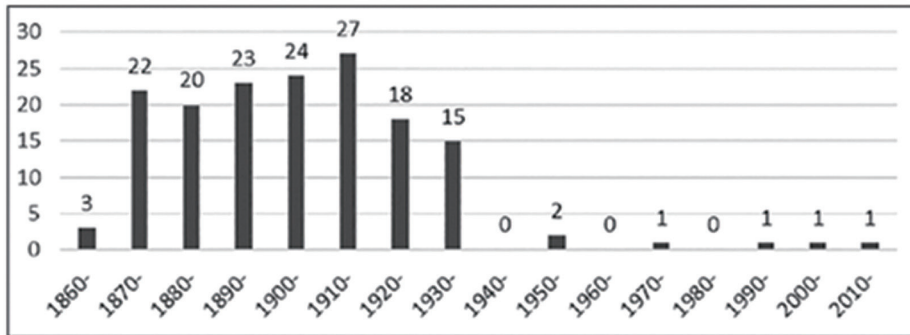
¹ “俗話”一詞和“土話”、“土音”一樣，指方言和口語。見夏曉虹（2001）。

的語言。故此，粵語翻譯聖經隨即見世。1862年新約《馬太福音》是第一本粵語新約聖經。

1.2. 文獻回顧

片岡新 (Kataoka Shin) 在〈自上帝說粵語以來：粵語聖經的歷史與演變〉統計了不同年代粵語聖經出版的情況。

圖一 (片岡新 2022: 2)



圖一顯示，教會總共出版了 158 本粵語聖經譯本。當中 1860 至 1930 年間，粵語聖經譯本出版十分頻繁。主要原因是當時社會出現“分語”，傳教士需要不停修改聖經的用語。弗古森 (Charles A. Ferguson) 指出分語是指“在語言社群中存在同一個語言兩種以上的語言變體，也就是除了日常生活中慣用的變體外，還存在另一種語言地位較優越的變體，這種優勢變體適用於正式場合，且通常經由教學習得” (參見賴莉芳 2011: 15)。這說明了語言有高低之分。當中“低變體”是“俗”的表現，出現於日常對話中，為比較不正式、通俗的變體 (賴莉芳 2011)。“高變體”是“雅”的表現，說話者需顧及場合，使用高雅的變體。分語就是用來區別權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然而，粵語聖經譯本使用的詞彙語言是為了達到其目標“傳教”，讓一般民眾“理解”，所以從“高”到“低”變體之發展，形成語體轉移 (style-shifting)。徐大明 (2010: 27-30) 解釋語體轉移是指說話者會因應環境而採用不同說話體式。這代表當時社會民眾的教育水平不高，識字率低，傳教士必須使用容易的詞彙表達。可是，梁慧敏 (2011: 125-129) 分析不同版本中詞彙的演變模式，發現大量詞彙已經退出主流粵語，以一些莊重得體的詞彙替代。其演變過程和原因將會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由於聖經語料集中，不同年份的版本中內容都是高度重複，因此，在共同內容基礎上可以容易看出詞彙的變化、語體轉移的現象。

1.3. 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粵語《路加福音》五個版本作研究中心。選取《路加福音》為研究語料的原因有三。第一，《路加福音》在四福音書中最詳細記載了耶穌的生平，包括他出世前、降生、傳道、受難和復活等事跡。第二，《路加福音》更證明了耶穌是救世主，可為最重要的福音，所以第一本由丕思業翻譯的《耶穌言行撮要》有 100 篇故事，當中 40 篇都是《路加福音》的內容。第三，《路加福音》的各譯本、文字相對完整，容易看到當中語體的改變。

片岡新 (2021b) 建立的《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整合了早期七個《路加福音》粵語譯本，當中以三種不同的形式出版：漢字版、羅馬拼音版、中西版。本文只選取其中五個版本進行分析，包括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1872 年《路加福音傳》、1883 年《路加傳福音書》和 1927 年《新約全書：廣東話》。² 另外，會加插 2006 年最新版《聖經——新廣東話》(香港聖經公會 2006)³ 作參照，以便更準確掌握《路加福音》的內容。本文將採用語言文獻法 (language documentation)，透過資料庫中的材料了解完整的語言社區記錄。當中的“元數據” (metadata) 最為重要 (Austin 2012)。“元數據”是指利用特定的數據，如聖經出版年份、說話者的身份、受眾的知識水平，去分析另一群數據，即筆者在資料庫統計的數據。這樣，可解釋為何較早的版本使用的詞彙相對通俗，後來的版本就逐漸向書面語靠攏的結論。也能夠得知為何早期粵語會有語體轉移的現象。另外，筆者會參考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2011) 和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2007)、《一切從語言開始》(2017) 的研究思路和論述。

2. 雅俗文體在版本的體現

五個粵語《路加福音》版本中體現了“俗”和“雅”文體之間的衝突。1883、1867 年版本使用的詞彙最為通俗；1872、1883 的版本已經逐漸向書面語靠攏；1927 年的版本最為優雅和莊重，趨向書面語。下文會以“乜誰”、“邊個”為例，解釋上

² 1863 年的是最早的粵語版新約聖經；1867 年的是第一本完整的粵語《路加福音》版；1872 年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版本；1883 年的是出版聯合本之後正式修訂的版本；1927 年的是受到 1919 年出版的《官話和合譯本》影響，重新修改過的版本。1906 和 1924 年的版本不在研究範圍中，因為這兩個版本跟 1883 年使用的詞彙基本上完全相同，沒有甚麼變化。

³ 片岡新 (2022: 2) 提到：“粵語聖經最早的版本是 1862 年出版的《馬太傳福音》和《約翰傳福音》，而最新的是 2010 年出版的《聖經：新廣東話》”。當中提及的 2010 年版是 2006 年的翻印本，2006 年《聖經——新廣東話》是最新的版本。

述的現象。曾綉薇、郭必之（2021）指出“乜誰”在早期粵語中屬於莊重和書面的詞彙。下文將詳細論述它們在各版本的體現。

“乜誰”在漢語方言中是很罕見的，由兩個疑問語素構成的複合疑問代詞。“乜”字有三個字義。第一，姓氏，讀“ne6”。第二，指“甚麼”，讀“mat1”。第三，指眼睛略微張開，對人不理不睬（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2012: 33）。《路加福音》的譯本中“乜”字大多取“甚麼”的意思。馬禮遜（2018: 64）把“who”翻譯為“誰”。故此，“乜誰”是指“甚麼人”、“是誰”、“誰人”（鄧思穎 2015）。

表一 “乜誰”的使用率

版本	次數
1863年《耶穌言行撮要》	12
1867年《路加傳福音書》	11
1872年《路加福音傳》	14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14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31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0

表一顯示早期版本都會使用“乜誰”，惟現在已經不會使用。片岡新、李燕萍（2022: 122）指出早期粵語表示“誰”的時候大多會以“乜誰”來表達。但上表顯示較早的版本使用率不高，只有十多次。在1927年的版本中“乜誰”的使用率最高，比起以前的版本使用情況多達兩至三倍。這說明“乜誰”在較早的版本已經出現，但傳教士在較後的版本才大幅使用，直到1927年趨向成熟。那麼，較前期的版本是用甚麼詞彙代替“乜誰”呢？當時，並非只有一個“問人疑問代詞”，曾綉薇、郭必之（2021）提出還有“乜嘢人”、“邊個”，它們與“乜誰”在《路加福音》中成為並存和競爭關係。

首先討論“乜野（嘢）人”。筆者發現“乜野人”與“乜誰”並不是同義詞，例如在第19章第3節中可明確看出兩者的意思不是完全相同。

表二 “乜野人”的使用情況

版本	第19章第3節
1863年《耶穌言行撮要》	想睇耶穌係乜野人、因人眾緣故、唔得見、因為生得矮呀。
1867年《路加傳福音書》	想睇吓耶穌係點樣嘅人，但佢生得矮，因為人又多，所以唔睇得見。
1872年《路加福音傳》	佢想睇吓耶穌點樣嘅人，但係人多，唔睇得見，因佢身材矮細呀。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佢想睇見耶穌係點樣嘅人，但係人多，唔睇得見，因佢身材矮細呀。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佢想見耶穌係點樣嘅人，但因人多，而且身材矮細，所以不能睇得見。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撒該好想睇吓耶穌係點樣嘅人，但係佢身材矮小，喺人羣中無法睇到耶穌。

表二顯示 1863 年的版本是以“乜野人”表達，後來的版本全是以“點樣嘅人”表達。這裡是描述撒該的身材矮小，無法在人群中看到耶穌，所以不知道耶穌是“怎樣的人”。可推斷“乜野人”是指“怎樣的人”，即知道該人的名字，但不知道他長成怎樣，如性格和外貌特徵。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第4章第34節：“唉，拿撒勒嘅耶穌，我哋共你有乜關係呢，你來滅我哋咩，我知到你係乜誰，乃係上帝嘅聖者。”當中“乜誰”是解釋耶穌是誰，是甚麼身份。如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 2001: 886）所言“乜誰”是指“of name unknown”，不知其所名，並不是問他的特徵。可見，“乜野人”跟“乜誰”的意思並不同，此不作本文論述焦點。

接著會討論“邊個”。“邊個”跟“乜誰”是同一意思（鄧思穎 2015）。在粵語《路加福音》中，以“邊個”來表示“誰”的情況也有很多。

表三 “邊個”的使用情況

版本	第8章第45節
1863年《耶穌言行撮要》	—
1867年《路加傳福音書》	耶穌話：邊個摸我呢？大家都唔肯認；彼得共埋同在個的人話：先生，大家噉擠擁迫埋身邊，你又問，邊個摸我噉話咩？
1872年《路加福音傳》	耶穌就話，邊個摩我呢，大家都唔認，彼得與及同埋嘅人話，先生，眾人咁擠擁逼住你，你重問邊個摩我咩。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耶穌就話，邊個摩我呢，大家都唔認，彼得與及同埋嘅人話，夫子，眾人咁擠擁逼住你呀。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耶穌話，摩吓我嘅係乜誰呢，眾人都唔承認，彼得就話，夫子，眾人好擠擁逼住你呀。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耶穌問：“邊個摸我？”眾人都唔承認。彼得話：“老師，你前後左右都係人，眾人逼住你啫！”

表三證明了“邊個”與“乜誰”是同一意思。在較早期的 1867、1872、1883 年版本中是使用“邊個”，只有 1927 年的版本是使用“乜誰”。

表四 “邊個”和“乜誰”的使用率

版本	乜誰	邊個
1863年《耶穌言行撮要》	12	1
1867年《路加傳福音書》	11	26
1872年《路加福音傳》	14	25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14	25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31	4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0	43

表四說明了“邊個”和“乜誰”一直是存在競爭狀態，同時看到很明顯的規律。起初，一直以較俗的“邊個”為主導，使用率保持二十多次。因為當時“邊個”是口頭語，是平民日常談話的常用詞，傳教士需盡量使用低變體“邊個”表示“誰人”，讓百姓能夠明白聖經的真諦，傳教士達到傳教目標。而“乜誰”是較為書面語。“乜誰”曾經出現在粵謳中，例如〈結絲蘿〉：“白紙共薄荷包俾過我，薄情如紙你話奈乜誰何。”粵謳的歌詞是使用半文言半白話的文體，所以“乜誰”的說法也是相對典雅。“乜誰”在1927年使用了三十一次；“邊個”只是使用了四次。這就顯示聖經是由“低”到“高”變體的發展。可見，較早的版本使用“邊個”為多，在1927年的版本改以“乜誰”來主導，代表透過詞彙的競爭可以證明《路加福音》去俗變雅。

另外，現代粵語“乜誰”改以“乜水”表達，“水”是“誰”的變調，所以兩者是同一詞彙（片岡新、李燕萍 2022）。在早期粵語中，只有1924年的版本中有一例，第22章第64節：“揸住佢嘅眼，問佢話：你係先知，就話明乜水打你吖？”可看出“乜水”大約在1924年開始出現，而且當時並不盛行以“乜水”來表示“誰”，所以其他例子都是以“乜誰”來主導。現在，“乜水”是個貶義詞，在看不起別人的時候使用（片岡新、李燕萍 2022），相對上比較低俗。現在以“乜水”來代稱“耶穌”實是沒有禮貌，有失耶穌的身份。其變調和俗化是非常晚近的發展，因為社會轉變，感情色彩出現變化，“乜水”由中性變為貶義（曾綉薇、郭必之 2021）。而當時傳教士使用“乜誰”是為了貼近方言表達，把語意更容易表達給百姓。可是，香港在1930年後教育開始普及，在各區興建中小學，並開始提供免費教育，百姓知識水平慢慢提高。因此，傳教士不再需要使用“低變體”，可以改用較莊重的詞語，產生語體轉移的現象。這就是說，“低變體”能夠在自然情況下習得，而“高變體”必須要經過教育習得，在粵語聖經中看到詞彙逐漸向書面語“高變體”靠攏，就代表教育普及會引致社會中出現語言變異。

3. 詞彙去俗變雅的分析

本部分會以“詞綴消失”和“變調小稱消失”兩個論述角度來解釋粵語《路加福音》中詞彙去俗變雅的現象。

3.1. 詞綴消失

詞是造句材料，為句子的最小單位（任學良 1981）。學者分析英文詞彙時，會將其組成部分區分為“前綴（prefix）+詞根+後綴（suffix）”。漢語詞彙也是相同，漢語的詞綴屬於附加式構詞法，“前綴”是“詞根”的前加成分，而“後綴”是“詞根”的後加成分（任學良 1981）。可是詞綴並不算是詞，是加在詞根上面的構成新詞的虛語素，詞綴的作用是同詞根構成合成詞（楊賀 2016）。潘允中（1982: 42）解釋在上古時並沒有詞頭或詞尾的附加成份，但有類似的東西，多出現於先秦的韻文，但在漢代以後，已經趨於消失。古人一律把它解釋為“語助詞”，例如“言”、“於”、“曰”等字。自唐代開始，詞頭和詞尾正式出現。詞尾“子”，“兒”、“頭”雖是單音節，但其意義，只是語法意義，不是詞彙意義。因為它只能作造詞的材料，不能作造句的材料，所以不算是詞（任學良 1981）。詞頭和詞尾只是“詞幹”的“附加成分”。

筆者在歷時《路加福音》中發現有不少詞綴慢慢被摒棄，例如詞頭“老”和詞尾“仔”。惟學術界甚少討論詞綴消失的問題。但其實粵語的詞綴大多都是較為通俗，所以它們在聖經文本中消失都是一個可以探究的現象。本部分將會從粵語《路加福音》中找出一些已被淘汰的詞綴，分析《路加福音》是否去俗變雅，向書面語靠攏。

首先論述詞頭消失的情況，以“老”字為例。“老”字源於形容詞“老”字，表示年老的意思。後來六朝時，形容詞“老”字已經有前綴化的傾向（孫常敘 2006）。王力（1980: 219–220）指出“老”字用於“老”詞頭正式在唐代產生。早期粵語也有出現詞頭“老”字，而且使用得十分頻繁。筆者在整合粵語語料時，發現《路加福音》有不少詞綴在較後的版本突然消失，情況相當明顯。下文將分為兩個論述部分，一是只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的詞綴；二是 1927 年正式消失的詞綴，以突顯其語言現象。

3.2. 只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的詞頭“老”

“老婆”是個名詞，指“妻”。元曲《秋胡戲妻》（龍潛庵 1985: 468）中“家中有錢財，有糧食，有田土，有金銀，有寶鈔，則少一個標標致致的老婆。”“標標致致”是指年輕女子的美貌。所以“老婆”不是指年老的妻子，只是口語妻子的意思。各方言區對妻子都有不同的說法，例如婆娘、婆姨、婆子、婆婆子，這些都是以“婆”字為主要詞素（任學良 1981）。所以“老婆”的“老”字是詞頭，是名詞的標誌，構成名詞的一種材料（任學良 1981）。“老婆”一詞一直沿用到現在。可是，筆者發現在粵語《路加福音》中“老婆”一詞只會一個版本中出現。

表五 “老婆” 的使用情況

版本	第 1 章第 5 節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	當猶太王希律個陣時、有個係亞比亞個一班所屬嘅祭司、名叫做撒加利亞、佢個妻係亞倫嘅後裔、名叫做以利沙伯。
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	當希律做猶太王，個陣時，有亞比雅班嘅祭司名叫撒加利亞，佢老婆係亞倫嘅子孫，名叫以利沙伯，
1872 年《路加福音傳》	當希律做猶太王個陣時，有亞比亞班嘅祭司，名叫撒加利亞，佢嘅妻係亞倫後裔，名叫以利沙伯。
1883 年《路加傳福音書》	當猶太王希律個時，有亞比亞班嘅祭司，名叫撒加利亞，佢妻係亞倫嘅後裔，名叫以利沙伯。
1927 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當猶太王希律之時，亞比亞班中有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佢嘅妻屬亞倫嘅後裔，名叫以利沙伯。
2010 年《聖經——新廣東話》	希律王統治猶太時，有一祭司，名撒迦利亞，係屬亞比雅祭司班嘅；佢嘅妻以利沙伯，亦係祭司家族嘅後代。

上表可見只有 1867 年的版本使用了“老婆”，其他的版本是使用書面語“妻”。在五個粵語譯本中，“老婆”總共出現了十二次，全是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中。“老婆”一詞並非在 1867 年後就消失在粵語口語中，至少現在還有不少人會稱自己的妻子為“老婆”。但“老婆”卻消失在早期的《路加福音》中。然而，除了“老婆”一詞，筆者發現只要有詞頭“老”字的詞彙都是大多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其後逐漸退出《路加福音》。

“老竇”、“老舉”、“老大”同樣都是只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老竇”是指父親，以下是它在各版本使用的情況。

表六 “老竇” 的使用率

版本	次數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	0
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	20
1872 年《路加福音傳》	0
1883 年《路加傳福音書》	0
1927 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0
2010 年《聖經——新廣東話》	0

“老寶”同樣都是只出現在 1867 年，其他版本會以“父親”或“父”來代稱。雖然現在仍會以“老寶”來稱呼父親，但當時的傳教士卻不允許“老寶”出現在《路加福音》中，相信是因為詞彙過於通俗，有失聖經威嚴。“老舉”是妓女的通稱（羅禮銘 2020），同樣只是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例如“但你呢個仔去嫖老舉，使清光佢嘅家業，一到，你就因為佢嘅事，割肥嘅牛仔喇咩？”（第 15 章第 30 節）的“嫖老舉”就是指“嫖妓”。現時，“老舉”一詞已經退出了粵語主流，改為使用“妓女”。但當時“老舉”一詞仍然是社會的常用詞，例如“老舉南音”在當時十分興盛（高寶齡 2019）。所以可理解《路加福音》不使用“老舉”的原因是詞頭“老”過於通俗。

“老大”是指在《路加福音》中“長老”，同樣只是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例如“有一日，耶穌喺殿堂教訓百姓，傳講福音，個陣時，列位祭司嘅頭人，共讀書人及個的老大嚟問耶穌。”（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第 20 章第 1 節）這個詞頭“老”並非完全失去詞彙意義，仍有尊敬之義，但後來的版本就改為“長老”，除去詞頭。上述所論述的幾個詞彙在現代中都會使用，例如“老婆”、“老寶”仍未退出粵語主流，但在聖經文本中早就不獲使用。

3.3. 1927 年正式消失的詞頭“老”

有些帶有詞頭“老”的詞彙不只是出現在 1867 年。例如“老母”和“老鴉”在較後的版本才真正消失。“老母”是指母親，在 1867 年版本出現最多，前後版本出現的次數相對上很少。

表七 “老母”的使用率

版本	次數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	3
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	14
1872 年《路加福音傳》	2
1883 年《路加傳福音書》	1
1927 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0
2010 年《聖經——新廣東話》	0

除了 1867 年的版本，“老母”一詞在 1863、1872、1883 年版本都有出現。這說明詞頭“老”並非只在 1867 年在粵語書寫上出現，其後的版本仍會使用，只是相對上減少。以下例子可作佐證。

表八 “老鴉”的使用情況

版本	第 12 章第 24 節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	—

1867年《路加傳福音書》	試想吓個的老鴉，佢唔耕田，冇收割，又冇倉，又冇庫；但上帝都養佢。你貴過個雀幾多呢？
1872年《路加福音傳》	試想吓個的老鴉，佢冇耕田，冇收割，冇倉冇庫，但上帝都養佢地，你地豈唔係貴重過雀好多咩。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試想吓個的老鴉，佢冇耕田，冇收割，冇倉冇庫，但上帝都養佢哋，你哋豈唔貴重過雀好多咩。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試睇吓個的烏鴉，唔撒種，唔收割，又冇庫，又冇倉，上帝尚且養佢，你哋比較飛鳥何等貴重呢。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試睇吓啲烏鴉！佢哋唔撒種唔收割，亦有倉庫或儲藏室，上帝尚且飼養佢哋，你哋比飛鳥貴重得多！

“老鴉”是指“烏鴉”。誠如王力所言，“老”字除了用於“人”的詞頭，還有用在“動物”上，即動物的名稱上加詞頭“老”（王力 1980: 219–228）。所以“老鴉”的“老”字都是詞頭。上表證明了詞頭“老”也會在 1867 年後的版本出現。可是，不難看出“老母”和“老鴉”都在 1927 年的版本完全消失。雖然詞頭“老”字的構詞能力強（王力 1980），但沒有起到特別的詞彙意義，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故此，這些詞彙在 1927 年的版本中正式消失，被較書面的詞彙“妻”、“父親”、“母親”所替代。

3.4. 只出現在 1867 年的版本的詞尾“仔”

“詞尾”是“詞根”的後加成分。“仔”是指男孩，粵語有兒子之意（任學良 1981）。“仔”字在粵語中經常成為“詞尾”，通常放在名詞的後面。

“娘仔”是指小女孩。片岡新、李燕萍（2022: 124）解釋“娘仔”是十九世紀的常用詞，相當於“女孩子”。《路加福音》顯示“娘仔”還有“處女”之意，所以可解為年紀輕或未成年的女性。

表九 “娘仔”的使用情況

版本	第 1 章第 27 節
1863 年《耶穌言行撮要》	臨一個處女嘍、係大關族人、名叫做約瑟、已經行聘嘍、個處女嘍名係馬利亞
1867 年《路加傳福音書》	去見一個娘仔馬利亞，即係佢嫁大關後裔約瑟嘍。
1872 年《路加福音傳》	去見一個女子，名叫馬利亞，即係大關後裔，約瑟所聘定嘍。

1883年《路加傳福音書》	去見一個童女，名叫馬利亞，即係大關嘅後裔，約瑟所聘定嘅。
1927年《新約全書：廣東話》	去見一個童女，名叫馬利亞，佢已經許配大衛家一人名叫約瑟嘅。
2010年《聖經——新廣東話》	去見一個童女，名叫馬利亞；佢已經同大衛家族一個名叫約瑟嘅男子訂婚。

上述顯示“娘仔”只在1867年的版本出現，其後的版本已經不會使用。1863年所用的是“處女”，1872年的使用“女子”，其後的是使用“童女”。可見，幾個版本使用的詞彙雖然不同，但就避免使用詞尾“仔”，而且其後的詞彙慢慢趨向書面語。另外，“聖仔”都是只在1867年的版本出現，指的是耶穌。例如“唉！拿撒勒人耶穌，我地共你有乜相干呢？你嚟想敗壞我地咩；我知到你係乜誰咯，你係上帝嘅聖仔。”（第4章第34節）耶穌就是“聖仔”，即上帝的兒子，所以就加上詞尾“仔”。但這樣的說法有失耶穌尊貴的身份，所以隨後版本改為“聖者”。

3.5. 1927年正式消失的詞尾“仔”

“細蚊仔”是指童子、嬰兒。在1863、1867、1872年的版本都會使用“細蚊仔”，在1883年的版本就改為嫩仔。而後來1927年就改為“嬰兒”，避免使用較為通俗的詞尾“仔”。另外，“雀仔”的“仔”都是詞尾。“雀仔”是指雀鳥、飛鳥，是鳥的統稱。王力（1980: 224-225）解釋因為雀仔體型小，所以加上詞尾“仔”，表示它的體型。而《路加福音》中只有1867、1872和1883的版本會使用“雀仔”，1927年的版本改為“麻雀”，指明是甚麼鳥類。另外，還有“妹仔”一例，“妹仔”是指“婢女”，不是指年輕女性。這裏加上詞尾“仔”是表示那位女姓的職位或地位很低，是略有輕蔑的詞尾。可見，詞尾“仔”有了新發展，內涵和修辭色彩比起之前更豐富，除了表示年紀輕、體型小，還會表示身份和地位低（王力 1980）。故此，詞尾“仔”有了輕蔑之義，慢慢就在《路加福音》中消失。後來，在1927年的版本則統一改為“女工人”，不使用“妹仔”，這樣就更能尊重她們的身份。

3.6. 詞綴消失的原因

上文已羅列出詞頭“老”和詞尾“仔”字消失的情況，得出詞綴大多都是出現在1867年的版本，隨後慢慢消失，到1927年的版本完全淘汰。這就考慮到不同體裁的語言使用。以上述提到的“老竇”為例，“老竇”、“父親”和“父”三個詞彙都是指向同一意思，表示同一基本意義，但傳教士沒有再使用“老竇”。因為具體的體裁選擇是受到交際目的和情境所限制，體裁是指“具有共同交際目的的一組交際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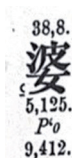
(Swales 1990: 58)⁴ 傳教士選擇改用“父親”和“父”表達，是因為聖經屬於宗教文本，需要保持權威和嚴肅，“高變體”才能讓教育程度高的受眾和其他傳教士接受。基於這個交際情境，傳教士需要摒棄“老竇”這種蔑稱，還有一些過於淺俗的詞頭詞尾在聖經出現，符合交際目的。故此，這些通俗的詞彙慢慢被淘汰，改為使用更得體的詞彙。另外在詞義上，詞頭“老”和詞尾“仔”的詞義已經脫落，沒有詞彙意義。如“老”本來指年長的意思，但成為詞頭後，就看到它的詞彙意義已經虛化。“仔”由指男孩，成為詞尾後就指為年輕、體型小、地位低等的意思。這些詞綴已經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而且帶有輕視的意思，所以在 1927 年的版本中基本上所有的詞綴就消失了，逐漸使用近於書面語的詞彙，如“妻子”、“飛鳥”、“女工人”，這些詞彙更加得體有禮，減少輕蔑色彩。

3.7. 變調小稱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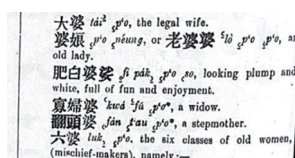
變調構詞是口語的反映(孫玉文 2007)。在早期粵語《路加福音》中一些“詞尾”就有變調的情況。張洪年(2021: 113–114)解釋詞彙高升變調是屬帶有貶義的意思。變調的原因是取決於社會等級和受尊重的程度，地位越高，越受尊重，稱謂也越正式，以不變調為常；相反地位低的，會以“小稱”對待，可以變調。使用變調的詞彙多見於 1867 年的版本。這個現象也能證明《路加福音》去俗變雅，下文將以“婆”的詞尾作論述。

“婆”字原指老婦人、寡、媽媽或女士。⁵到了唐代，“婆”常用以稱呼丈夫之母(張本楠、楊若薇 2008)。在粵語《路加福音》中“寡母婆”一詞經常出現於 1867 年的版本，意思是死去丈夫的女性。例如：“但我老實對你話，以利亞個陣時，天塞埋三年半，都有雨落，周圍饑荒，以色列百姓中間有好多寡母婆。”(第 4 章第 25 節)筆者翻查早期的中英字典(Eitel 2001)時，發現“寡母婆”的“婆”在當時已經變調。

圖二 (Eitel 2001: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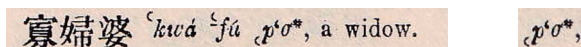
圖三 (Eitel 2001: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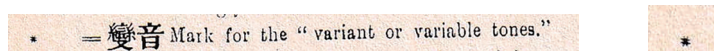
⁴ 原文為“A genre comprises a class of communicative events, the members of which share some set of communicative purposes.”

⁵ 婆：An old woman; widowed; a mother; a dame (Eitel 2001: 762)。

圖四 (Eitel 2001: 762)



圖五 (Eitel 2001: xviii)



“婆”字的早期粵語拼音為圖二。但“寡婦婆”中“婆”字的拼音為圖三、四，拼音“po”右上的符號（圖五）是指“variant or variable tones”（Eitel 2001: xviii），可解釋為該字是變體或變音。上述已提到地位低的人物應用“小稱”對待，所以“婆”的變調，就反映當時她們的地位不高，別人都看不起她們。這種稱呼多少帶有一點輕蔑色彩。1867年往後的版本統一改稱為“寡婦”，不會加上變調小稱“婆”字。原因大抵是當時人們的社會文化意識提升，尊重社會上不同身份的人，寡婦不再卑微。或是《路加福音》是紀錄耶穌拯救世人的福音，使用的詞彙理應不能含有歧視別人之意。這樣證明《路加福音》詞彙走向得體。

4. 詞彙去俗變雅的原因分析

上文已論述了幾個角度去證明粵語《路加福音》是去俗變雅。這部分將會分析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

4.1. 傳教士與士大夫反對

片岡新（2022: 3）提及，起初傳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認為用地方語言（vernacular）來翻譯聖經，即在香港用粵語來翻譯聖經，普羅大眾會更容易領悟聖經真理。奈達（Eugene A. Nida）就提出使用粵語來表達上帝的話，那麼，上帝的信息才能與本土的文化、語言、道德有著極深層的聯繫，令基督教真正成為香港的宗教（見斯泰恩 2007: 28–30）。其實早期的基督教詞彙有故意隱去基督教的色彩，甚至借用儒釋道詞彙來表達基督教概念（卓新平 2013）。傳教士希望能夠實現文化調和，讓當時的民眾瞭解與接納。故此，可看到傳教士除了在語言上配合當地人，還在文化上盡力調和。可是，當時另一立場的傳教士就反對用粵語翻譯聖經，因為聖經是神聖的經典，使用淺白易懂的語體並不適合。這是一種社會語言學所說雙層語言社會的表現，即社會上有兩種語言，分為上層語言和下層語言（片岡新 2022）。宗教儀式是神聖嚴肅的活動，所以聖經需以上層語言書寫，以低層語言來讀聖經算是冒犯的行為（鄒嘉彥、游汝傑 2007）。加上，當時的士大夫看不起用方言書寫文章，不能接受這種非規範的語言，所以大力反對（俾士 1871）。士大夫一直以來都是崇尚“雅言的語言觀”，以

書面語為先，注重文字技巧（李婉薇 2011: 5-6）。而且他們才是真的會看聖經的文人，是頗為重要的持份者。反而當時識字的婦孺其實不多，未必會看聖經。所以把字詞翻譯得淺白，他們也未必可以看懂，根本不必使用過於通俗的語體來翻譯。故此，傳教士為了顧及公眾的反應（尤思德 2002），需要使用“高變體”，士大夫才會接納以粵語翻譯聖經。

4.2. 《官話和合譯本》出現

1867 年的版本是第一本完整的《路加福音》粵語版，當時傳教士希望以簡單淺白的口語翻譯，讓草根階層的百姓更容易接受和讀通聖經的真理。故此，1867 年的版本的語體最為通俗，直接以口頭語寫出來。1927 年的版本是受到 1919 年《官話和合譯本》用字的影響。在 1890 年，傳教士仍然認為草根階層不能使用文言文聖經，但同時不想使用太通俗的口語翻譯聖經令士大夫不滿。所以傳教士在 1890 年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決定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翻譯全中國通用的聖經和合本。他們出版了三本譯本，包括深文理，即文言；淺文理，即淺文言；官話聖經（麥金華 2010）。官話聖經就是《和合本聖經》，是現時華人教會最常用的中文聖經，原名就是《官話和合譯本》（片岡新 2022）。這是以“官話”寫成的，“官話”是指“通用語”。按照當時下層民眾聽寫能力的水平，他們應該會讀得懂這個版本的（李婉薇 2011）。香港的傳教士就受到 1919 年出版的《官話和合譯本》的影響，所以 1927 年的版本中詞彙顯然向書面語靠攏，認為不同階級的人都可以讀懂。故此，和合本出現就是令粵語聖經語體雅化的重大原因。

5. 結語

基督教能在香港立足都要歸功於早期傳教士的努力。他們為了讓更多不同階層的人接觸基督教，於是學習中文，翻譯方言聖經。我們現在使用的聖經版本在用詞上也是建基於早期的粵語聖經，沒有很大的分別。另外，在語言學上，傳教士作出了頗大的貢獻。他們翻譯的粵語聖經紀錄了香港粵語的早期面貌，成為後世研究早期粵語語法與詞彙的語料，讓後人得知粵語的流變過程。本文也是透過這些語料看到不同版本的《路加福音》在語體上如何改變，從中得知，當時的民眾文化教育水平也得到改善，識字率提升，所以聖經中使用的詞彙才能夠慢慢去俗變雅。

鳴謝

感謝片岡新老師和他的團隊建立了《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以及給予學生大量資料。

感謝恩師蔡元豐老師鼓勵學生投稿，以及一直輔導學生。

感謝黃梓勇老師提供本文思路和論點。

最後，感謝《中國語文通訊》兩位匿名審稿專家詳細和寶貴的意見，以及編輯助理湛綺婷和編輯部其他老師的協助。

參考文獻

- Austin, Peter K. 2012. *Language documentation*. New York: 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
- Dai, Yi (戴逸). 1992. *Qianlong Di ji Qi Shidai* 乾隆帝及其時代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Eitel, Ernest John. 2001.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London: Ganesha.
- Gao, Baoling (高寶齡). 2019. *Faxian Xianggang: Fei Wuzhi Wenhua Yichan zai Xianggang* 發現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 Xianggang: Zhonghua Shuju 香港：中華書局。
- Giles, Herbert A. 1967.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2021a. Jianli Zaoqi Yueyu Shengjing Ziliaoku: Yueyu Shengjing de shuma ren wen xue yanjiu 建立《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粵語聖經的數碼人文學研究 *Zhongguo Yuw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100(2). 213–228.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2021b. Zaoqi Yueyu Shengjing Ziliaoku 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 <https://corpus.eduhk.hk/cantobible/> (accessed 25 June 2022).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2022. Zi Shangdi shuo Yueyu yilai: Yueyu Shengjing de lishi yu yanbian 自上帝說粵語以來：粵語聖經的歷史與演變 *Hanxue Yanjiu Tongxun* 漢學研究通訊 41(1). 1–20.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 Yanping Li (李燕萍). 2006. Malixun dui Zhongwen de renshi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22(1). 21–36.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 Yanping Li (李燕萍). 2022. *Wan Qing Minchu Ou Mei Chuanjiaoshi Shuxie de Guangdonghua Wenxian Jingxuan* 晚清民初歐美傳教士書寫的廣東話文獻精選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Lai, Lifang (賴莉芳). 2011. *Lanyu de yuyan jiechu yu yuyan bianhua* 蘭嶼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 Taipei: Taiwan Shifan Daxue shuoshi xuwei lunwen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Li, Wanwei (李婉薇). 2011. *Qingmo Minchu de Yueyu Shuxie*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Youxian Gongsì 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Liang, Huimin (梁慧敏). 2011. Shijiu shiji Shengjing Yueyu yiben de yanjiu jiazhi 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的研究價值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3(6). 125–129.
- Long, Qian'an (龍潛庵). 1985. *Song Yuan Yuyan Cidian* 宋元語言詞典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Luo, Liming (羅禮銘). 2020. *Tang Xi Hua Yue Hen* 塘西花月痕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Mai, Jinhua (麥金華). 2010. *Daying Shengshu Gonghui yu Guanhua Hehe Ben Shengjing Fanyi* 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 Xianggang: Jidujiao Zhongguo Zongjiao Wenhua Yanjiushe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Morrison, Robert (馬禮遜). 2018. *Tongyong Hanyan zhi Fa* 通用漢言之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 by Yan Li (李焱). Xiamen: Xiamen Daxue Chubanshe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Pan, Yunzhong (潘允中). 1982. *Hanyu Yufashi Gaiyao* 漢語語法史概要 Zhengzhou: Zhongzhou Shuhuashe 鄭州：中州書畫社。
- Piercy, George (俾士). 1871. *Tianlu Licheng: Tuhua* 天路歷程：土話 Guangzhou: Hui Shi Litang 廣州：惠師禮堂。
- Preston, Charles Finney (丕思業). 1863. *Yesu Yanxing Cuoyao* 耶穌言行撮要 Guangzhou: Shuangmendi Fuyintang 廣州：雙門底福音堂。
- Ren, Xueliang (任學良). 1981. *Hanyu Zaocifa* 漢語造詞法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Shangwu Yinshuguan Bianjibu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2012. *Shangwu Xin Cidian* 商務新詞典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Stine, Philip C. (斯泰恩). 2007. *Wen Yi Zai Dao—Naida Dui Shengjing Fanyi de Gongxian* 文以載道——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 [Let the words be written: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Eugene A. Nida], trans. by Ximu Huang (黃錫木). Xianggang: Daofeng Shushe 香港：道風書社。
- Sun, Changxu (孫常敘). 2006. *Hanyu Cihui* 漢語詞彙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商務印書館。
- Sun, Yuwen (孫玉文). 2007. *Hanyu Biandiao Gouci Yanjiu* 漢語變調構詞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Swales, John M. 1990. *Genr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80. *Hanyushi Gao* 漢語史稿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Xia, Xiaohong (夏曉虹). 2001. *Wan Qing Shehui yu Wenhua* 晚清社會與文化 Wuhan: Hubei Jiaoyu Chubanshe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Xianggang Shengjing Gonghui (香港聖經公會). 2006. *Shengjing—Xin Guangdonghua* 聖經——新廣東話 Xianggang: Xianggang Shengjing Gonghui 香港：香港聖經公會。
- Xu, Daming (徐大明). 2010. *Shehui Yuyanxue Shiyuan Jiaocheng* 社會語言學實驗教程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Yang, He (楊賀). 2016. *Zhongguo Hanyu Cizhui Yanjiu* 中古漢語詞綴研究 Jinan: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Zeng, Xiuwei (曾綉薇) & Bizhi Guo (郭必之). 2021. Yueyu wen ren yiwen daici leixing ji yanbian kaolun 粵語問人疑問代詞類型及演變考論 Zaoqi Yueyu de Yanjiu Xiankuang he Fazhan Gongzuofang 早期粵語的研究現況和發展工作坊,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香港中文大學, 27 March.
- Zetzsche, Jost Oliver (尤思德). 2002. *Heheben yu Zhongwen Shengjing Fanyi* 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 [Bible in China], trans. by Jintu Cai (蔡錦圖). Xianggang: Guoji Shengjing Xiehui 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 Zhang, Bennan (張本楠) & Ruwei Yang (楊若薇). 2008. *Tongxing Yiyi: Yue Pu Ciyu Duibi Lishi* 同形異義：粵普詞語對比例釋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Youxian Gongsi 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17. *Yiqie Cong Yuyan Kaishi* 一切從語言開始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21. *Xianggang Yueyu: Erbai Nian Cangsang Tansuo* 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 Zhuo, Xiping (卓新平). 2013. *Jidujiao yu Zhongguo Wenhua Chujing*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 Beijing: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 Zou, Jiayan (鄒嘉彥) & Rujie You (游汝傑). 2007. *Shehui Yuyanxue Jiaocheng* 社會語言學教程 Taipei: Wunan Tushu Gongsì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Vulgarity to Elegance: A Study on the Lexical Variations in Five Early Cantonese Versions of the “Gospel of Luke”

Yi Chong La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inguistic style in early Canto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ospel of Luk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ive versions. The first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highlights the phenomenon of stylistic shifts in Cantonese biblical text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 of formal and colloquial styles in the versions.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affixes and the loss of tonal diminutives are analyzed to examine how vocabulary evolves from colloquial to formal. The fourth chapter will explain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stylistic evolution.

Keywords

Cantonese Bible, style-shifting, lexical variations,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of Luke”, *The Database of Early Cantonese Bible*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yurilauyichong@g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3年5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3年8月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3年9月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3年9月14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1月31日